

只此平常心

□程保平

赵州禅师问新来的僧人，以前来过吗？答，没有。禅师说，吃茶去。又一僧人过来。禅师说，来过吗？答，来过。禅师说，吃茶去。院主奇怪地问，没到的叫吃茶，到过的也叫吃茶，您是什么意思呢？禅师徐徐地说，你也吃茶去。

我自青年开始，一直为人生意义而纠结，而思索，倏忽几十年仍是一声叹息，突然一天读到这则公案，便有电光乱射，脑洞大开，天地澄明之感，原来人生也就吃个茶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就记住了赵州禅师，思量着什么时候去河北，到那个著名的赵州禅寺走一走，却不想在这深山里撞到了赵州本人。

自池州市区往西南行约70里，便是铜山镇，铜山因产铜而隶属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再往西南行8里，便是一线波浪的山形，拱卫着一片安静的田园，那就是南泉村。南泉因有一孔清泉，自古流入今天，袭以成名。泉下修竹并茂，飒飒作响，依次迤迳成满地绿色，并不见一户人家，走在其中，不觉天地静好，人间犹如身后。

南泉为世人知晓，广播海内，还是晚唐以后的事。高僧普愿（748～834年）五十岁到此弘法，便不再移足山下，直到三十年后圆寂，所以被称为南泉禅师。南泉禅师是禅宗史上重量级人物，被称为马祖道一门下三大士。他在南泉修行和弘法，高峰时弟子达到九百多人。另一高僧赵州就是南泉手下的沙弥，到南泉圆寂三年才云游四方，最后落脚于河北赵州禅寺。

禅宗认为，人生好比饮水，冷暖自知。是平常心，也是人生智慧。南泉禅师的师父马祖释平心说，“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是天然、本真、等量齐观的姿态。到南泉禅师，发展为“平常心是道”的观点，要眠则眠，

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取火，体现的是对生命个体的关怀和内心安宁的诉求。而到赵州禅师，禅宗已成僧俗共仰的世风，赵州也被抬到了前无古人的“古佛”高度。

赵州禅师对禅宗的光大，可能还不如那个古老的名言，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比如有僧问，穿衣吃饭，本是寻常事，也是修行吗？赵州答，你且说说我每天做什么？不过以本分事接人。守的是人的立场，否定的是为道而道。

如今的南泉禅寺已被湮灭在一片草木中，再也不见当日的气象，甚至一片瓦，一根柱，广袤的天空下只有风动的万物，南泉、赵州，那些远去的僧人们，也都被淹没在过往的烟云里。但因有那些碎片的存在，便有了符号学的意义。倘你走入其中，就有所联想，生出“在”的可贵，清风明月的美好。

有个叫尹文汉的是池州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个有文化情怀的人。十多年前，他在方志里查到南泉这段历史，便到此地实地调查，终于让南泉禅寺再见天日。这些考察和研究后来汇成一本专著《只此平常心》。我这次到南泉，按图索骥，托他发来拜读了。在尹教授看来，禅宗是有现世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也是内心的平和与安定，是精神与物质、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倘做到这些，就要回到人本身，人的立场，以平常心看自己，看世界，以平常心去做事，去生活。

又过几年，有个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来遁入空门的宗学禅师来到此地，致力于恢复南泉禅寺的昔日气象，弘扬禅宗的精微。我们这次过来已经看到，在宗学禅师的整理和操作下，大雄宝殿竖起来了，唐风气质的宝塔也已完工，再过几年，南泉禅寺就有一定规模，铜山镇打造禅意小镇的理念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宗学原是要见我们的，因处理庙务临时出门，我们就在四周转转。我没看到那孔清泉，就问，那个泉水呢？一个僧人说，在大雄宝殿的右前方，现在已经消失。我又问，还能出水吗？答，地质队来勘察了，等大雄宝殿全部完工，只用简单的清澈，南泉又可以流出清澈的水了。我们在等。

等，也是平常心。

矿山的井架(外二首)

□余飞

钢铁的肋骨刺破晨曦时 我们正用青铜色的肌腱 校准大地的坐标轴 地下不夜城里 忙碌的灯光 剖开岩层叠压的史前黄昏 矿脉在钻头的驱使下 舒展成一曲 带电的秋满歌	总在寻找 寻找更辽阔的回响 让每粒尘埃都长出翅膀 是心跳与松涛共振时 所有蛰伏的灵魂 都将在这场呼啸里 重新辨认自己的重量
那些被地心引力驯服的石疙瘩 沿着钢索攀缘而上 凝结成盐霜 折射出 整座星群的重量 直到月光铺满了沉甸甸的箕斗	有一种美好 莫名的张狂 如同莽撞的 修辞手法的灵光一射， 撞破语法的禁锢 顶破晨雾里的清涼
而绿芽正从螺拴的螺纹里 编写成春天的源代码 伴着季风轻抚井架的竖琴 唤醒那沉睡的星辰 迎接太阳的洗礼 转岗 进化 升级 使每一颗砂砾成为 新能源色谱中 跳动的音符	荆棘在脚下 给腐土印出褶皱 沿着花岗岩的神经末梢 重新命名划界 不知名的针刺在行囊上刺绣 喘息声里抖落铜绿色的倔强 即使不断分解 重组 是就牙咧嘴的阵痛 藏着希望的笑意
风吹过 风穿过街巷的时刻 像打翻了半瓶月光 醉意跌进红砖灰瓦的褶皱里 却不肯拾捡任何一片过往	某种古老的年轮正在指缝间返青 风突然松开所有重量 地平线在瞳孔中完成液态重组 我抚手高呼 玉带般的长江 仍然一路向东 山也连绵起伏的无力 云雾缭绕处 那个风正用青苔的笔迹 为所有跌落的野果撰写碑文
泥土深处传来细微的震颤 新芽正顶开春的门环 而风的手指已漫过旧墙 在褪色的窗棂上 画满了流浪的方向	山色在脱白处抽出新蕊 折断的枝条 仍举着露水的棱镜 那些被暴雨亲吻的伤口 终将成为下一个季节的胚胎 当雷鸣在骨髓深处发芽 我也是这些山脉中 会行走的最高峰



拥抱曾经的自己

□王国梁

时光深处。

曾经的我是那么豪情万丈，神采飞扬。有那么一个阶段，我以为自己是带着重大使命来到世界的，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也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时候真好啊，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就差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那段时间，我迷上了名人传记。一本本名人传记，我看得津津有味，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一定会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后有所作为。我渴望波澜壮阔的人生，梦想像世界上所有“名人”一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那时候还没有这句话，可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做过那么多豪迈的事，现在想起来都心潮澎湃。为了开阔眼界，增



老屋一隅

老屋情怀

□鲁志超

有位作家说：老屋一死，老家也就变得遥远起来，没有牵挂的老家就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方向。

今年3月份，姑父去世我回老家无为祭拜，抽空去了小时候住过的小山村，想看一下阔别了40年的土墙老屋。来到村子一看早已是物是人非，记忆中全村那些低矮的草瓦房早已被气派的一幢幢别墅所替代，再也寻不见土墙老屋斑驳的痕迹。

记得在老屋西边有一座小山坡，每年的三月份是油桐树开花的时节，漫山遍野的油桐树一夜间含芳吐蕊缀满枝头。微风吹来，花瓣纷纷扬扬从树枝上飘落，犹如雪花般从容飘逸，坠落在嫩绿的草地上，像绣满碎花的地毯。如今，靠西边的小山坡上除了几棵杂树外便是枯草，显得有些荒凉。

老家无为市因紧邻长江所以水网密布，遍地湖塘，沟港纵横。菱角这种草本水生植物便在这浅水里、池沼中顺水而生，逐水而长。

老屋东边的村口有条小河，每年清明过后，菱苗开始陆陆续续地浮出水面，那淡绿的四方叶子，一片片，一轮轮，环绕着菱蕊。几场风雨过后，菱苗淡绿色的叶子将整个河面盖得满满的，挤挤挨挨，不留一丝缝隙。

夏天来临后，菱角开花了。淡白色的花朵开在水中，形态万千，风姿各异。微风吹来，点点白花在水面上轻轻摇曳，宛如白色的轻纱，如梦如幻。

每年的9月是菱角成熟的季节，村里就组织家家户户的姑娘小媳妇去河里采菱角。她们头戴围巾，穿红着绿，坐着菱角盆划到河中心拨开那

长见识，我利用假期，徒步去山西旅行。我想用脚步丈量这个世界，每一步都要留下脚印。我想要征服一座高山，于是独自去攀登。到了山顶，我大声背诵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时我真觉得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只要想飞起来，便能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学时代，我为了一个专业问题跟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只为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年轻永远创意无限。诸如此类的事，我做得太多太多。

曾经的自己，好像能发光一样，梦想总有一天会光芒万丈。可是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收敛自己。曾经的自己性格外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向内收。我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直面自己的平凡甚至平庸。世界上真没几个“人杰”，我们终将泯然众人。人最初直面自己的平凡、平庸

是痛苦的，那是一种梦想破灭的痛苦，是一种亲手炮制的光环被撕碎的痛苦。可是时光一刻不停地推着我往前走，我的痛苦慢慢就淡了。直到现在我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平凡，而且开始享受这份平凡。与此同时，我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现在的我跟年轻时的我相比，变化巨大，判若两人。

可是，我分明知道，我们是一个。一个人不同的生命阶段，看起来好像不同，其实只是时光的痕迹掩盖了一些东西，本质还是一样的。就像一棵树，幼年时细细弱弱，是亭亭少年的模样；成长后枝繁叶茂，撑起一片天地；无论何时，这棵树始终是这棵树。

如果真的能够与曾经的自己重逢，我一定会热烈地拥抱他，大声对他说：“谢谢你，让我拥有了此生光彩绽放的年华！”



逻辑的破绽

□吕达余

说话要讲逻辑，否则就讲不通。

不少国人思考问题、评说事物往往比较情绪化，情感因素偏重，很少追寻事物的本质，探求事物的规律，缺乏正确推断的习惯。因此，有些话就经不起推敲，哪怕是历史上的格言警句，社会上流行已久的词语，甚至一些名人的言论，往往概念含混、不合实际、推导错误、自相矛盾，经不起推敲，存在诸多逻辑上的破绽。至于日常我们普通人说的言语，不成话的那就更为常见了，你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见人们议论说话便知，不要说家长里短，便是很严肃的话题，也是谬误得不忍卒听。究其缘由，皆源于逻辑缺失。

国人比较崇信老话，以为老话即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真理。譬如中国人惯常讲的一句江湖豪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就很有逻辑问题，但人们习焉不察，拍胸脯照讲不误。逻辑学家金岳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你看出来了没？这岂是一句赞美友谊的名言？这是很容易看出谬误的话，却被国人讲了不知多少年。

有的言论，乍一听，不明所以，将其观点一引申，就觉得可笑。这是民国旧事了，有一次胡适与北大老师们闲谈京剧，说“京剧太落伍了，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白话文的倡导者，他这是在倡导京剧改革吗？老师们见胡大师猛然这么一说，一时竟也无语以对。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却起身说道：“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座为之哄堂大笑。斯为归谬法，将观点往极致里一推导，荒谬处立即呈现，唬不得人了也。

1919年9月初，国学家辜鸿铭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即对今天还在用的“改良”一词提出疑义：“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人们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良’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讽刺得十分辛辣。需要对存在问题的事物做出改变，今天的词叫“改革”就十分恰当，能改则改，不能改则革。“改良”一词不仅从逻辑上讲不通，在社会实践上也不行不通，近代史上有个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不是最终失败了吗？

说话，发表观点和看法，不少人很随意，特别在不那么正式场合。但我们不能因为非正式，就可以像胡适似的随口“胡说”，要养成讲话遵循逻辑的良好习惯。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习惯于“乱扯”，对事物都不深入思考，而热衷于类似佛家修禅的“顿悟”，不经逻辑推理，就直接出观点出结论，这种习惯一经养成，便是到了正式场合，也未必就能说出符合逻辑的话来。我们学语文，老师要教语法，不然不成话；然而，如果不学逻辑，则话也难理成，也是说不好话，做不好文章的。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影响人际正确的交流与表达，使很多人头脑混乱，难辨是非，从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和正确地行动。